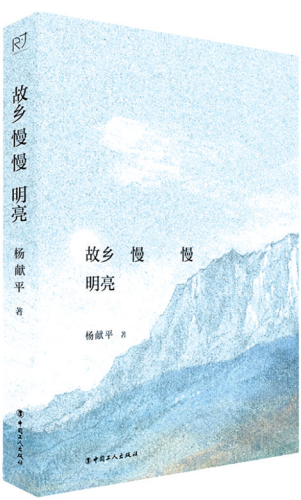


# 《故乡慢慢明亮》：“下沉”的故乡书写

故乡南太行乡村堪称杨献平最重要的写作资源。2014年出版的《生死故乡》就集中表达了他深情回望故乡而生发的诸多反思,其中所呈现的厚重、结实而意蕴深远的抒情力量,令人印象深刻。时隔多年,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再次向南太行乡村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致敬,文集以四篇散文拉开回忆的序幕,而后对故乡的方言、风物、时序进行百科全书式的书写,再以无常的笔触勾勒出故乡人物的命运,最后通过一次返乡之旅,将故乡从回忆拉进现实,更生纷纭的感慨。无论古典文章还是现代散文,以故乡为题的创作蔚为大观,能够像杨献平这样深沉、深邃与深远者却凤毛麟角。《故乡慢慢明亮》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我以为与其“下沉”的写作姿态有关。

我所谓“下沉”,首先是下沉到民间,下沉到最平凡,甚至最基层的人们中去。杨献平以工笔画般的耐心细致描叙南太行山区的自然风貌与农耕文化,但他又绝不孤立地写景状物,在他的笔下,每一寸土地上,每一株植物旁,每一个季节里,总是游走着人的身影。人,才是他最关切的对象。《难以描述的命运》中,大姨一家宿命般的悲剧,当然不能不让人喟叹;而在《乡村青年朱有成》里,杨献平多少暗示了那悲剧的一部分原因——何以一个心怀希望,日子正在越过越好的青年,会突然横遭那样的倾轧?《在民间》,杨献



平对张建群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激烈情绪,又让我们认识到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复杂的乡间伦理,是怎样纠缠在一起,成为乡村难以解脱的困局。杨献平始终将自己作为故乡的一分子来书写故乡,因此他观察与讲述的视角不仅是平视的,还是环视的,是身在其中的。在同情与哀怜这土地上的人们时,他也是在同情与哀怜自己,更是在反思与重塑自己。于是,杨献平正是在这样“下沉”到故乡、往事与自我的旅程中,真正获得了“人民性”。

对于散文而言,语言是根本也是基础,但能把这基础做好的散文家其实也并不多见。《故乡慢慢明亮》在写作技术的层面,却是着意“下沉”到了语言。杨献平对于语言问题有着极为自觉的关注与思考,在这部文集中,占据篇幅最大的,便是《南太行方言释义发微》。那不是杨献平在为读者阐释南太行的方言,实际上是通过文学创作去重新发明南太行的方言。“隔阂”这样的词,在现实生活中想必有极为普遍的应用场景,但杨献平偏偏以生死两隔解词,凸显的是那种刻骨铭心的亲情联系与无可挽回的愧疚悔恨;而在解释“毁烂”的时候,杨献平又把它放回不同的生活场景中去玩其意义的变化乃至至于颠倒,提醒我们语言并非死物,而必须在活生生的具体生活中加以理解,方能激活语言的潜能,擦亮词的本来自面目。或许也正因为此,杨献平解方言,同样是在具体的人和事里理解,语言的背后是人物,是故事,是日复一日的的生活,是千百年来无数个日子累积形成的稳定的农耕文化和地方民俗。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谈谈杨献平“下沉”式散文写作的第三个层面,那就是下沉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中。杨献平此书的写法本身,就有向古典文学传统致敬的意味。《南太行方言释义发微》这样的篇章,明显有笔记体小说的影子;《那些存在,那些

消失》围绕情欲的主题,将乡间琐事汇集于此,亦有同样的笔墨之趣。但杨献平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承袭旧制,而有出色的现代变形,《幼年的河北与山西》尽管有笔记体痕迹,但是以寡妇的命运贯穿始终,作为暗线,又用老舅这一人物作为明线,双线并行,却似交汇而不交汇,形成一种微妙的同频共振的音乐感。笔记体小说在传统文类里即面目乏味,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是严肃文章与厚重史传的残余,又是戏曲说部的滥觞,杨献平上接这一传统,又得以顺理成章地让他的写作游荡在散文与小说之间,造成一种新颖的文体效果。

但文字本身或许确乎是雕虫小技,杨献平的散文与传统真正一脉相承又有所发扬的地方,更在于他笔下那种浓郁的无常的命运感。从“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便对时间和命运,山河与自我,有着极为悲观又能转为豁达的深切感受,这让中国文章有一种悲壮慷慨的气象,足以于一种宏大的悲剧性抒情中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与人生。杨献平的散文迷人之处也正在此。杨献平是在这个层面写出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散文,而他选择南太行故乡这一具体的“地方”来传情达意,或许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有着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古国,那些日渐空旷的故乡,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博物馆。 □丛丛辰

##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 ——读鹿丁联《逐光前行》随感

“学生素描”,是他们师生在文学天地里互遇互温、相携相伴的记忆,她为弟子插上了文学的翅膀,推动他们飞得更高更远。

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她几十年潜心研究语文教学,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技巧。面对高考作文,她像一个沙场点兵的将军,胸有韬略,运筹帷幄。请看“引爆散思维的火光”“占据思想的制高点”“珠落玉盘语生辉”……这些临场智慧的结晶,如果不是多年的扎实实践,对作文教学的倾心倾力,怎么会有如此的真知灼见,是璞玉,她敏锐的眼光立辨真伪。

天道酬勤,一个热爱教育并为之不努力的人,也浑身散发着光芒。陈忠实先生曾请鹿老师为其子辅导作文,他们之间便有先生四次赠书的情谊。陈忠实先生看到了鹿老师的才华,鼓励她在教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踏出一条路来。先生的这句话,成为鹿老师眼前的一道光,这道光激励着她行走在教

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追逐着教育梦、文学梦。在教育上她桃李满天下,在文学上也是硕果累累。

《逐光前行》的“教育与文学卷”收录了她的部分散文和小说。开卷赏读,亲切自然,如话家常,却能牵动人心底最柔软的那根神经,勾起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心河潺潺》写着乡愁,记录着成长,抒写着生活感悟,一件件往事,一个个故事人物都立体丰满,可触可感。《庭院抒怀》写尽了亲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生命悲喜,读来让人泪不自禁,也感叹这个家族朴实、厚道、善良、勤劳、节俭的家风。最有趣的是《舐犊情深》,把含饴弄孙的乐趣写得妙趣横生,让读者也不由跟着发出笑声。《人物速写》,同事们各有千秋,在鹿老师的眼里都是敦厚善良、坚强勇敢、德艺双馨、热爱生活的凡人,向读者传递着为人师表满满的正能量。《书香伴》是最华美的乐章,作者用饱蘸情感的笔墨,把读书的好处、

奋斗的快乐、梦想的力量,写得真挚而感人。小小说习作有六篇,写的应该是身边的故事,映照现实,引发思考,读来很有深意。

鹿老师是写文学评论的高手,她阅读速度之快,写评论速度之快,评论作品之丰富,目前在我的视野里,无人能出其右。《逐光前行》厚重一本评论集估计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要写好评论,首先要下功夫读原著,还要有文学评论的专业素养和深厚的文学造诣,作为资深语文老师,鹿老师具备这样的素养。尤为难得的,她对作者和作品充满了热忱,拿到书就孜孜不倦地阅读,我的《两地书》邮到她手里不到三天,一篇高质量的评论就发了过来,令我感动佩服不已。《逐光前行》里收录的大都是照亮她人生的名家作品评论,她对一个作家的劳动付出,由衷地欣赏,真情地评注。她眼光敏锐,见解独到,分析透彻,一篇篇逻辑缜密、语言精辟的评论既是对作者的肯定和激励,也是鞭策。这些名篇佳作犹如引导后来者的光,经由鹿老师的评论,照亮了读者向善向美的内心。

品读《逐光前行》,我感到温暖又亲切,同为教育人,鹿老师也是我的普罗米修斯,她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在教育与文学之间,坚定而执着地前行,她的光也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 □翟红芳

## 如此读书

品读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散文集《好好活着》,它会让你对人生、对世界有一个新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你会从中获得奋斗的力量,相信这世界依然有公平在、有正义在、有希望在,相信坚持就有希望。

静心读一本书,就是与一位智者对话。它会帮你走出孤独,走出狭隘,走出偏执,走出迷惘,让你的心灵变得强大,让你的心智变得成熟,让你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读

加措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受益匪浅。且不说这本书丰富的内容,光是标题就有醍醐灌顶之效。既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安之若素好了。为什么如此说呢?再看几个小标题,“学会爱自己,世界就会拥抱你”(你自己都不爱自己,还指望谁爱你呢),“人生如棋,棋手是自己”(自己的命运必须自己把握),“享受自己的不完美”(谁又是完美的呢)“懂得低头,才能看清脚下的路”

的过程。一种精神凝聚一个团队,最终都是“春风行动”的组织者、响应者和执行者。《柴晓过节》讲述“安康好人”柴晓为留守儿童精心选书的故事。柴晓是出了名的热心人,作为一名下岗女工,独自抚养女儿已属不易,还常常拿出省吃俭用的钱物资助他人,一些志愿服务活动,总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消渴细流集成海,点点纤尘织就山。他们身体力行,传播美、传递善,用自己至真至善至美的品德改变自己,影响他人,暖暖的爱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富有人情味。

个性饱满,形象立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安康市图书馆和公益团队合作的

## 我的读书故事

打开一本书,就如开启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光亮,看到一个新世界。书里的人,书里的事,会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 and 更科学的角度,观照这个世界,也会让你不自觉地审视自己。如果你正处于苦闷失意中,如果你还在为某些不公而愤愤不平,我建议你静静

《阅读者》的墨香似乎还在鼻翼间萦绕,眼前又是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行善者》,这是作家李焕龙先生从事慈善活动以来的又一实践成果。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单写出来就是一件极为浩大的事,更何况最难的又是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的践行慈善,让人怀疑他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看来,这“拼命三郎”的雅称绝不是浪得虚名。

《行善者》讲述了作者做慈善以来和身边各行各业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和公益志愿者的感人事迹。或许身为教师的缘故,在浏览该书目录后,我在全书十四辑中锁定了第九辑《春风行动》为首选阅读章节。而本辑的前言更是瞬间吸引了我,“我们携着春风,翻山越岭,只为一个目的:让留守儿童把书读起来,把心静下来。”因职业使然,我对书和留守儿童特别敏感。书自不必说,至于留守儿童,虽在城区学校工作,但90%的学生是从农村转来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由爷爷奶奶照顾,所以经常接触,自然对此十分关心。里面的12个故事一口气读完,感慨颇多。

文字细腻,文风自然。作为安康文化名人,李焕龙先生的文章非常接地气,语言平实,文字细腻,文风自然,妇孺皆懂。他把那些貌似高大上、枯燥乏味的道理,用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潜移默化渗透给读者。读着这些故事,就像冬日里把几个知己“喊拢”,和《行善者》围炉夜话,只需一杯热茶,听善者用安康方言娓娓道来,尽是“啻实话”。

你看,《谭楠选书》有多细腻:“她先在‘名校班主任推荐小学生必读书系’中选择了《论语》《唐诗》《水浒传》等一批国学、文史知识、文学名著读本,意在让这些图书去为孩子们开启心智。接着又在‘熊孩子励志成

是我身边熟悉的人,有些活动我也参加过,真人真事才能打动人。平常百姓人家,需要亲力亲为的琐事不少,但他们在忙于养老抚幼、营生杂事之余,不忘尽自己所能,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人温暖和信心。他们身上散发的光芒照耀着那些深陷迷茫、困境之人,带领他们走出窘境,体现了中华民族向善向美的大爱精神。与智者同行,必有所得;与善者为伍,定会变得善良。《这个陕北后生》中的主人公小张,身为外乡人,因为疫情,自己的生意都举步维艰,难以维持,却毫不犹豫地为山乡留守儿童捐赠价值2万元的图书。在为小张善举点赞的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乐于助人也是塑造人

自办项目“我为留守儿童捐图书”如一缕春风吹到城区学校,师生们为之动容,积极响应。我也在鼓楼小学发起了倡议,组织学生加入捐书行列。这远不仅解决学生本身对读书的需求,从长远来说,更有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给儿童选书,无异于在学生幼小的心田种下智慧和向善向上的种子,促其成为国之栋梁,从根本上可解决留守儿童衍生出的诸多问题,也让捐赠者感受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美好。《城乡学生手拉手》就讲述了城市里的小学生韩梓妍与母亲李叶云为留守儿童捐图书的故事。母女间的对话极富爱心和情趣,把“春风行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是捐献爱心图书,就应该捐献自

### 佳作推荐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坚定不移地走现实主义创作之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不断开拓这一创作之路。路遥曾多次表示,现实主义作家柳青是自己的文学教父。路遥传承了柳青给普通百姓讲地域故事,传达中国声音的优良传统,不为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时尚所动,坚定捍卫柳青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把陕北黄土高原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在此精耕细作,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人生。

同样,生长于陕北的高鸿钧深受柳青、路遥文学创作的熏陶和影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被著名评论家李星誉为“显示了作者生活积累和非同一般的艺术修养、厚重而大气的优秀作品,其生活内涵、文化内涵、艺术高度都不可小视。这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值得被重视的关于陕北题材、农村题材,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重要作品。”

2022年出版的《归途》,不仅突破了路遥和自己《沉重的房子》的“城乡交叉”地带,走向城市,走向国外,而且螺旋式回归到故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建设之中。无疑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次突破。

首先是题材的突破。过去陕西作家多出身农村并从农村走向城市,但大多迟迟未融入城市,熟悉的还是自己家乡为根据地的农村生活,因此写作的题材主要还是家乡的沧桑之变和父老乡亲生活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而高鸿钧的《归途》也写到家乡,但仅仅是作为起点或终点来描写,大量笔墨写的是安国、安国保国兄弟如何千方百计走出乡村,跋涉千山万水走向一个又一个城市,并走出国门千辛万苦创业的历程,最后在家乡乡村振兴建设事业中,在平凡的世界里创出不平凡的人生之路,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次是体量的突破。《归途》与《平凡的世界》在体量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容量和规模上看,《归途》比《平凡的世界》更为广阔和浩大一些。《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中国北方农村1975—1985年10年间发生的历史巨变,《归途》则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北方农村的沧桑巨变。《平凡的世界》人物的活动空间局限于陕北和关中,《归途》的人物活动空间则从关东到华北、华南甚至拓展至欧洲。从人物命运来说,孙少安和孙少平无法跨越界限明晰的城乡壁垒,局限于“城乡交叉”地带,为解决生存温饱的小康生活而努力。而安国、安国保国则跨越国界为过上更好的现代化生活而奋斗。因此,孙少安、孙少平里都努力奋斗,拼命挣扎,但无一不以小富即安甚至失败而告终。而《归途》中的安国兄弟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跳出农门,脱离农籍,跨国做生意,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

再次是艺术上的突破。《归途》用百万字写10年,其圆润和畅而又激情澎湃的叙述,有一种难以抵御的裹挟力和感染力。《归途》用四十余万字写40年,较之稍微精巧严谨一些,也冷静节制一些,但也有粗疏之处,尤其是最后一章归来去兮返回家乡参与乡村振兴有些仓促收笔,给人意犹未尽之感,甚或虎头蛇尾之感。

总而言之,《归途》赓续了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所建构的“文学陕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立体地展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和人心变迁,塑造了安国、安国保国等与时代精神共振交响的不同寻常的典型人物,是近年陕西甚或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堪称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开拓力作。 □王新民

### 《中国工人文学史》出版

本报讯 近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工人文学史》,该书精装上下两卷,近百万字。

所谓“工人文学”,顾名思义,即反映工人生活、刻画工人形象、表现工人思想和情感的文学作品。中国工人文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初,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出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工人作家,让工人不但在政治上当家做主,在文学上亦扬眉吐气。

《中国工人文学史》是一部系统、完备的文学史著,该书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编,分别叙述工人小说、工人诗歌、工人戏剧、工人散文的发展历史,有历史的线性叙述,也有重点作家的分析和评价,点线面结合,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工人文学发展的轨迹、面貌和成就。

该书也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工人史,它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工人阶级从苦难到抗争再到当家做主的历史,记录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工人生活,其中有些人类别随着社会的发展至今已经消失,因此相关题材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在具有文学意义的同时,还具有民俗价值。

同时,这部作品对史实的挖掘和梳理十分充分,出现了许多在以往文学史中不曾出现的作家作品;一些工人熟知的作家,如丁玲、巴金、老舍等,也由于工人文学独特视角的切入,予人以新颖的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工人作家群体的梳理和叙述,以确凿的事实印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创造的文化奇迹。

### 付增战散文集《街角的天堂》面世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近日,陕西省职工作家付增战的散文集《街角的天堂》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据悉,《街角的天堂》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七十余篇,近二十六万余字,其中多篇作品在省内获奖。作者的笔触伸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用富有激情的文字带给读者美的享受的同时,引发深度思考,获得思想启迪。

付增战系陕西省作协会员、陕煤集团职工作协理事,著有长篇小说《戈壁》,其作品多取材于陕西地域文化与其生活体验。《街角的天堂》是作者文学创作的又一重大收获。

### 新书讯